



“上燥治气、中燥增液、 下燥治血”考源

“上燥治气、中燥增液、下燥治血”见于全国统编《温病学》二版及四版教材的秋燥篇，是秋燥病初、中、末三期治疗大法的概括。根据秋燥病程的不同阶段，及燥邪侵犯的不同脏腑，而分别采用“治气”、“增液”、“治血”的方法，确有一定的临床指导意义。然关于此句的出处，二书均笼统地谓之“方书所载”，末言明出自何处。此次在《温病学》五版教材编写之时，因其所指不明，而将“方书所载”删除。那么，“上燥治气、中燥增液、下燥治血”之句究竟源于何？为此笔者查阅了有关医学文献。

“上燥治气”及“下燥治血”首见于清初温病大师叶天士的《临证指南医案》。叶天士认为“秋燥一症，气分先受，治肺为急。若延绵数十日之久，病必入血分，又非轻浮肺药可医，须审体质症端。古谓治病当活潑泼地，如盘走珠耳”。即指秋燥初起，燥热外袭，伤人肺气，症见身热头痛，干咳无痰，咽喉干痛，甚或痰中带血等，宜辛凉润肺，或结合清气，用桑叶、杏仁、玉竹、梨皮、香豉等药，侧重气分治疗。若病久不愈，损及下焦肝肾之阴，每致虚火时炎，症见咽喉干痛，痰中混血，昼凉夜热，宜滋补肝肾，用玄参、生地、麦冬、阿胶、鸡子黄、牡蛎等，侧重血分治疗。此外，叶天士还看到救胃津在秋燥治疗中的重要性，如其曰“上燥治气，下燥治血，此为定评。今阳明胃腑之虚，因久病呕逆，投以辛耗破气，津液劫伤，胃气不主下行，致肠中传送失司……岂徒理燥而已，议甘寒清补胃阴”，然却未能明确提出“中燥增液”。“中燥增液”之语首见于清末俞根初之《重订通俗伤寒论》。俞氏在总结前人治燥经验基础之上，把秋燥的病程分为上、中、下三个阶段，提出了“上燥救津、中燥增液、下燥滋血”的治则。这样较叶氏之说似更全面，然亦有可商之处，如“上燥救津”不够妥当，因上燥不但需救津，更当祛邪。因此，笔者认为“上燥治气、中燥增液、下燥治血”之句，并非一时一人之论，实兼取

叶天士，俞根初两家之说，综合而成。

南京中医学院 马 健

肃降之“肃”字新释

肃降是肺的主要功能之一，对于“肃”字历来多作“清肃”解释，然笔者对这一注释有着不同的看法。

1. “肃”字古时又作“缩”解。如《诗·幽风》“九月肃霜”、《礼月令》“季春行冬令，则寒气时发，草木皆肃”之肃均解为缩（见《康熙字典》肃字下）。那么“缩”又当何讲呢？《广韵》云：“缩，斂也。”故肃可解为收敛约束。2. 再者，肝的疏泄，脾的运化、统摄，胃的受纳、腐熟……均为动词，而且肺的宣发也是动词，为何唯独“肃”作形容词呢？也许有人会说大概是使动、意动用法吧，但“使之肃”、“认为其肃”似仍不妥。将“肃”解为“缩”则可与其他脏腑的功能描述统一起来。3. 肺的肃降是与宣发相对而言，二者在生理上协调为用，病理上相互影响。宣发是向外向上，将卫气津液布散到全身，以温煦肌肤皮毛；肃降是向内向下，使肺气得降，并通调水道下输膀胱。

故笔者认为肃降为收敛约束下降的意思，肃当解为缩，这不仅符合肺的生理功能，且与五行中金的特性相吻合。管隙之见，敬请同道斧正。

河南省新乡地区卫生学校 王 珏

对桃核承气汤病位之我见

在桃核承气汤的病位所在这个问题上，见仁见智，各有所本，抱着共同研究的态度，下面谈谈自己的认识。首先我认为三阳经病都存在蓄血问题，而又互不相同。如桃核承气汤治“热结膀胱”之太阳蓄血证；抵挡汤治“屎虽硬，大便反易，其色必黑”之阳明蓄血证；小柴胡汤有刺“期门”之法以治妇人热入血室、其血必结的少阳蓄血证。由此可见，三阳经病皆有蓄血之证，而又各有不同的证候特点，以体现六经分证之界限，壁垒分明，不得相混。这样，方有助于辨证论治。如果把桃核承气汤作阳明蓄血理解，则破坏了仲景原来分经之意义，从而可能在辨证上造成混乱。第二，凡研究《伤寒论》，尊重原著为第一义。今桃核承气汤

证仲景明确提出“热结膀胱”，则非它处明矣。我们既应研究仲景之原意所在，又应避免以自己的意见加于仲景。成都主编的中医院校《伤寒论》二版教材和湖北主编的《伤寒论选读》四版教材，也都以“热结膀胱”来注释，不擅改原义，我认为值得借鉴的。第三，《伤寒论》一书，既有原则性，又有一定的灵活性，它反映客观，而不是教条。所以在太阳病中，既以发汗之法为主，又不排除泻下之灵活性；阳明病既以攻下为主，但又不排除用桂枝发汗之法。这是随证用方，活泼而无执着之处，所以后人称《伤寒论》为“圆机活法”是很有道理的。故我们不能因为太阳病之十枣汤、大陷胸汤、桃核承气汤有泻下作用而悉归于阳明病内，这样才能不悖仲景之旨。第四，为什么太阳病要用桃核承气汤，阳明病要用麻桂呢？这和它们的经腑联系有关。三阴三阳而应象于六经，落到脏腑经络的物质基础上，用以反映它的生理、病理与证候特点。这是中医学的一贯之旨，如果不讲经而先讲病，则有如水之无源、木之无本。据此我主张“热结膀胱”属于太阳病腑证之一，病位当在膀胱，不知然否。

北京中医学院 刘渡舟

中药茹蕒与蔞茹考辨

茹蕒一词，最早见之于《诗·郑风》，有“东门之埤，茹蕒在阪”和“缟衣茹蕒，聊可与娱”之句。《说文》：“茜，茅蕒也”；“蕒，茅蕒，茹蕒，人血所生，可以染绛。”《尔雅·释草》：“茹芦，茅蕒。”郭注：“今蒨也。可以染绛。一名茹蕒，一名茅蕒。”茹蕒，即茜草，是现今临床常用的活血化瘀药，其根可做红色染料，在古代常作为爱情的象征。“茹蕒在阪”的茹蕒，系实指茜草；而“缟衣茹蕒”的茹蕒，系用来借喻姑娘的红色围裙。

与《诗》成书年代极为接近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《五十二病方》中载有“卢茹”与“茹卢”的药名。帛书整理小组释之为：“卢茹，疑茹卢之倒。与下四一二行茹卢本同物，即茜草（《神农本草经》名茜根）之别名。”从本草学角度来看，帛书整理小组所释良是。帛书《五十二病方》治疔痔第1方中，载有下述一段古文字：“蒨者，荆名曰卢茹，其叶可烹（烹）而酸，其茎有刺（刺）。”茜草之形态特征为：“四棱方茎，有倒刺”，据帛书“其茎有刺”来看，则与之相符。此段古文字，可以作为卢茹=茹卢=茜草之内证。据帛书《五十二病方》卷前所附之“影印片断”，卢茹之“卢”字，作“盧”（原为篆文）。帛书古文字横省部首，草部字大多省“艹”，如：芍作勺，菽作叔，蒺藜作疾黎等皆是。故“盧”，实为“蒨”

字。蒨与蘧形近而音同，则帛书《五十二病方》中之“茹卢”即是《诗经》中之茹蕒，卢茹也即蒨茹。

《素问·腹中论》有治妇人血枯之“四乌鲂骨一蘧茹丸”。蒨茹，《甲乙经》作蔞茹。此蒨茹，是否系茹蕒（茜草）之倒？抑《甲乙经》所说之“蔞茹”？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中茹蕒为茜草之别名，注音如间。然蒨茹条发明项下却有：“《素问》治妇人血枯痛，用乌鲂骨、蒨茹二物丸服，方见乌鲂鱼下。王冰言蒨茹取其散恶血。又齐书云：郡王子隆年二十，身体过充。徐嗣伯合蒨茹丸服之自消。则蒨茹亦可服食，但要斟酌尔。”显然李时珍将素问之蒨茹当作本经下品之蔞茹，又有疑问，故郑重叮嘱“要斟酌”。清·张志聪在《黄帝内经素问集注》一书中注：“蒨茹，当作茹蕒”，“茹蕒，一名茜草，又名地血，汁可染绛。”又在《本草崇原》中说：“蒨茹当作茹蕒，即茜草也。《本经》下品中有蔞茹……愚谓乌鲂骨方，当是茜草之茹蕒，非下品之蔞茹也。恐后人疑而未决，故表正之。”张氏释蒨茹为茹蕒之倒，解开了中药史上这一疑团。证之帛书卢茹为茹卢之倒，两相吻合。时珍引“齐书载徐嗣伯合蒨茹丸供内服”一事，参之《素问》及张注，此蒨茹也应作茹蕒——即茜草根来认识。

考蒨茹，《神农本草经》列为下品，主“蚀恶肉、败创、死肌、杀疥虫、排脓恶血”。吴普曰：“闾茹，一名离萎，一名屈居。”《别录》作“屈据”，《本草纲目》作“掘据”。帛书《五十二病方》中有此药名，且正作屈居，与吴普同。见之于治乾骯（瘙）第5方。瘙，疥也。此首外用古医方由多种有毒药物组成，供“杀虫灭疥”之用。屈居在此方中之功用，当不出“杀疥虫”之理。与《神农本草经》蔞茹“杀疥虫”的主治相符。《神农本草经》以后，魏晋南北朝时蔞茹主要用于外治皮肤恶疮疥癣之疾。魏·吴普曰：“草高四五尺，叶圆黄，四四相当。四月华黄，五月实黑。根黄，有汁亦黄色。三月采叶，五月采根。”梁·陶弘景指出有两种蔞茹：“今第一出高丽，色黄。初断时汁出凝黑如漆，故云漆头。次出近道，名草蔞茹，色白，皆烧铁烁头令黑，以当漆头，非真也。”梁·姚僧垣《集验方》中，也曾使用两种蔞茹：“漆头赤皮蔞茹和白蔞茹，且以白蔞茹为主，称白蔞茹散。”宋·苏颂以《集验》为据说：“观此则赤白皆可用也。”显然，苏颂亦未尝见过蔞茹原物。唐·孙思邈《千金方》和王焘《外台秘要》所引诸含蔞茹方，皆来自《肘后》、《范汪》、《深师》、《鬼遗》、《集验》诸书。其后凡含蔞茹方者，均沿唐前旧说。因蔞茹一药今已不详何物，故1977年出版之《中药大辞典》中未收。

江苏省启东县吕四镇 孙启明